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 
第三十七回 賈惜春屍解大觀園 史太君示夢榮國府

話說當下繡琴、素琴兩個在鞦韆上打了一會下來，秋水、春山兩個看見了，便笑著也坐上畫板去，紫雲便也給他兩個推送去。這兩個比繡琴、素琴打的更好，大家喝采。一回兩個人下來了，惜春在旁邊看著笑道：「你們都打的是坐鞦韆，有什麼好看呢？你看我打個立鞦韆你們看，好不好？」說著，便撩衣上前，站上畫板去，兩隻手挽住兩邊彩繩，也不用人推送，把腳蹬開，便漸漸兒的打了起來。平兒笑道：「今兒四姑娘怎麼這麼高興呢？」大家都說：「可不是麼，這也算是奇事了。」說著，只見惜春在上面越打越緊，直飛到半天裡去了。李執道：

「可惜四姑娘不肯穿豔麗衣服，只愛素靜，若有好顏色衣服打起鞦韆來，真是詩上說的『飄揚血色裙拖地，斷送玉容人上天』了。」大家都說：「可不是呢！」

當下正在喝采，不防那鞦韆架上兩邊的彩繩忽然一齊斷了，把惜春連人連腳下的畫板，一齊拋了出去。因去的力猛，直拋出有四五丈遠，方才落了下來，「撲通」的一聲，卻落在沁芳橋的河中間。那河通著外潮，現今春水長了，也有兩丈多寬呢。

惜春恰掉在中間，人便沉下去，那畫板便飄在水面。當下眾人都大吃一驚，說聲「不好了」，連忙一齊跑到河邊看時，見人已沉下。紫鵝看見大哭，料想撈救起來也未必中用，姑娘死了，我還活著做什麼呢？因心裡一想，便拼命的也向河當中湧身一跳，「撲通」的一聲，也下去了。大家看見，叫說：「不好了，一個還沒去救呢，怎麼又下去一個，還了得了嗎？」

當下王夫人等也聽見了，都嚇了一跳，連忙與眾人走過來看時，只見這些丫頭、婆子們都不能下水，大家都在那裡說要用竹子上頭綁了鉤兒去撈。探春喝道：「你們還不快些外頭去叫人去呢，只管在這裡混說些什麼！」底下婆子們答應了一聲，連忙的跑出去，叫外邊的人去了。寶釵道：「你們再去兩個，叫他們外頭的人快些進來，一面告訴老爺們，就請老爺們進來。

兩個媳婦答應著，也跑了去了。

不一時，只見園子外頭林之孝領了一起家人進來了。探春叫說：「你們是能下水的，便快著都下去罷，再遲了，就不中用了。」於是，林之孝便忙叫了十個人撩起衣服來，趕著從河邊一起下去。說著，外面賈璉、賈環也跑進來了，都喘吁吁的說道：「那是怎麼著了？」跑至河邊，見了眾人，便忙叫林之孝再添兩個人下去。林之孝答應，又叫了兩個人下去。

那起先下去的人，早在水中撈著了惜春，四五個人撮著抬了上來，放在岸上，重新下水幫著又把紫鵝抬了上來。只見兩人週身是水，大家摸了摸全然冰冷，並無熱氣。寶釵道：「我記得書上說，溺死的人要用牛一頭，將人肚腹貼伏在牛背上，使頭垂向下，以便從口中出水，等水去盡，用皂角末吹進鼻孔，得嚏就活。倉猝不得有牛，則用鍋一口，反覆地下，以人腹對鍋底，頭亦垂下，可以出水。我想來鍋小不能如牛，牛又一時不能現成，不如用大缸一隻，反覆過來比鍋好多了。」大家都說：「這話很是，快就這麼辦！」於是，叫家人們去抬過兩隻大缸來，反覆在地，吩咐林之孝等且帶了家人們出去，等傳喚再來。探春便叫婆子和家人媳婦們，把惜春、紫鵝兩人抬了，翻過身來伏在缸上，肚腹貼著缸底，頭垂向下，又叫人將缸兩邊移動，口中果然淋出水來。李執道：「好了，水出來了。」

探春道：「我看來，只怕有些難救呢！」平兒道：「該打發人到東府裡給信去，就請了大嫂子過來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快傳人過去。」底下答應了一聲，早有人趕忙過去了。

不一時，尤氏、胡氏都過來了，大家相見後，看見了惜春，尤氏便道：「四姑娘這是怎麼著了？我才剛兒聽見了，就嚇了我一跳。」李執便告了他原故，尤氏道：「撈救遲了，只怕難得中用呢。」大家忙著看時，只見他兩人口中流出來的水已經不少，身已漸癟。大家商量著把地下鋪上裯褥，將兩人抬下缸來，仰面放在裯褥之上，用皂角末向鼻孔中吹了半天，全然不見有嚏。尤氏伸手向惜春胸前摸了一摸，已經冰冷，全無熱氣，因說道：「這已不能救了，何必枉費氣力呢。」王夫人便吩咐賈璉，去外面作速備辦兩副棺木，並一切衣衾之類，料理齊備。

不一時，賈珍、賈蓉也都過來了，看見無救，便放聲大哭了一場。王夫人與探春等，大家也同著哭了一會。賈璉在外邊早辦了兩副上等杉木棺槨，帶領家人們抬了進來，並一切衣衾之類，各樣齊備。寶釵便叫丫頭、婆子們將惜春、紫鵝兩個抬進櫬翠庵去，替他週身換了衣服。只見他二人身上雖然冰冷，卻是其軟如綿，並不僵硬，兼且面色如生。裝殮停當，抬進棺去，把惜春停放櫬翠庵雲堂中間，因紫鵝係殉主而死，其義可嘉，便停於旁邊左側。除王夫人之外，俱在靈前上香，大家哭拜了一會。然後除尤氏、李執等一班人之外，以下傳秋芳、巧姐等也都與紫鵝上香展拜。

當下忙亂已畢，李執道：「這鞦韆架子是新今豎立的不久，那彩繩如何得一齊都斷了呢，這可不就是詫事了麼？」寶釵道：

「四姑娘近來行為給頭裡大不相同。正月裡放燈一請即至，今兒並沒人請他，自家便老早的來了。頭裡看見風箏上是妙玉向他說話，已經奇怪的很了，後來鞦韆他自家又要上去。你想，他早日可是打鞦韆的人麼？我們彼時原不好阻他的，又怎麼知道有繩斷的事呢？這繩原斷的古怪，可見他這鞦韆也打的古怪了。總言是他已經得了道力，不比從前，故藉此屍解昇天去了。

況且，頭裡他曾向我說過，說是二十年之內他便先到芙蓉城中等我去了。你們細想想看，是不是？」探春道：「這卻不錯。

頭裡二哥哥和柳二爺那一番事，也就奇的很了，我問他時，他說早知道了，原該是這麼著的。可見這會子二嫂子說他是屍解的話，一點兒也不錯了。」平兒道：「可憐這紫鵝，真是個好的。自從林姑娘死了，就跟了四姑娘情願出家。這會子四姑娘死了，他也就尋了死了，可不和當初鴛鴦姐姐是一樣的可敬麼！」大家點頭，又歎息了一會。

到了次日，王夫人便叫人到饅頭庵裡去，請了八個姑子來，在櫬翠庵裡給惜春誦經。寶釵向李執道：「四姑娘要是得道去了，還要這些姑子誦什麼經，懺悔什麼呢？要是不能得道，這些姑子有什麼武藝兒，聽他瞎胡鬧，白費了錢鈔還有限，到底有什麼益呢？」李執道：「老太太喜歡這麼樣，也只好隨他念去罷了。」於是，八個姑子每日在櫬翠庵中，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經懺。然後發送至鐵檻寺中停放，待等差人搬回至南京祖塋安葬，暫且不題。

再說惜春在鞦韆架上繩斷之時，魂已出巧，看見妙玉明明在前招手。惜春連忙上前，說道：「妙師父，你等我一等。」

妙玉笑道：「我在這裡等你呢，你快上來罷。」惜春連忙走至跟前，拉了妙玉的手道：妙師父，你可是從芙蓉城來的麼？」

妙玉點頭，惜春道：「我們走罷了。」妙玉笑道：「我等了妳來，妳還要等他呢！」惜春道：「我還等誰啊？」妙玉道：「你看，那不是他來了麼。」惜春回頭看時，只見紫鵝忙忙的來了，看見惜春，忙叫道：「姑娘慢著些走，我來了。」惜春笑道：「原來你也來了，你這可認得妙師父了麼？」紫鵝忙給妙玉請安。妙玉道：「我在頭裡走，你們只跟著我來就是了。」

於是，妙玉在前，惜春在中，紫鵝在後，三人一路行來，隱隱半雲半霧。走夠多時，只見前面一帶淡紅圍牆裡面，隱隱樓閣。

惜春便問道：「妙師父，那前頭可是芙蓉城了麼？」妙玉笑道：

「你只來過一回，怎麼就認得出來了麼？」說著，已到跟前，只見門外有許多黃巾力士，見了妙玉等來了，便都垂手站立。

妙玉等進了南門，到了石頭牌坊跟前，只見警幻仙姑同了寶玉、迎春、鳳姐、黛玉、香菱、鴛鴦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可卿、晴雯、金釧、瑞珠都迎了出來。大家相見，便讓至花滿紅城殿上坐下。寶玉道：「妙師父來的好快啊！我打算你們該到，是時候了，才剛兒約齊了他們出來迎接，走到牌坊跟前，就有人來說你們到了。」妙玉道：「我是算著時候兒去的呢，且沒有什麼耽誤的事，可不就來的快了麼。」惜春便問寶玉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到了這裡有幾年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來了好兩年了。

我們這裡，這些日子天天盼你來呢。原來紫鵝姐姐也跟你來了。

「紫鵝便與黛玉請安，黛玉忙拉著說道：「我們這有十多年沒見了，我知道你在四姑娘那裡，卻不防你們今兒一起來了。這可

好的很了。」惜春又向可卿道：「這是小蓉大奶奶呀，怎麼我頭裡到這兒來，你說是第一情人，不是小蓉大奶奶，都不認我呢？」可卿笑道：「那會子，我原回過姑娘的，說還不是你來的時候呢，到了時候自然就知道了。這會子，該是姑娘來的時候了，故此我們打伙兒通來迎接姑娘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頭裡到這兒來過幾回呢，也都是這麼樣的。四妹妹，你可看見那對聯上說的：『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』麼。」惜春又向迎春道：「二姐姐，你來的年代多了，可知道二姐夫的事麼？」

寶玉道：「孫紹祖的事，誰不知道呢！你們只知道他殺了人償命的事，還不知道他在陰間變了豬去了呢！」惜春道：「我只聽見二哥哥和柳二爺救了薛大哥，又到襲人家裡頭去的事，至於孫紹祖變豬的事，二哥哥，你怎麼知道的呢？」寶玉便把老太太在地府林姑老爺任上的事，細細告訴了他一遍。惜春道：

「原來老太太這會子倒在京城裡去了，鳳姐姐、鴛鴦姐姐都到地府裡去過一趟的。」鳳姐又問問家裡的事情。大家談了一會，迎春道：「四妹妹，你這會子初到，我且先和你去見元妃姐姐去，回來再淡」惜春道：「原來元妃姐姐也在這裡呢！」

於是，迎春領了惜春、紫鵲到了赤霞宮，去見了元妃。元妃道：「我們姊妹四人，此刻倒有三人聚於此處，也就很不寂寞了。現在你二姐姐一人獨居，你今既來了，便在這裡給他和紫鵲三人一處住罷。這屋子就在前邊，那邊便是你寶二哥哥住，我們姊妹總在一塊兒，朝夕可以相見，何等不好呢！」惜春道：「臣妹蒙妙玉指引而來，未忍與之拋撇，竊恐辜負其情奈何？」元妃笑道：「妙玉與警幻同居，相隔不遠。既係同在此處之人，便無分爾我，即如王熙鳳、林黛玉、秦可卿、甄香菱等均與在生之時不同。此刻雖然未經得道，然已如入芝蘭之室，有久而不聞其香，與之俱化的景況了。我因為的是姊妹同居，正好序天倫之樂事耳。」於是，惜春上前謝恩後，便告辭出來，復到警幻宮中以及絳珠宮、「癡情」、「薄命」司內各處走了一回。至晚，回到迎春屋內同住。紫鵲道：「林姑娘那邊已有薛大奶奶和晴雯、金釧都在那裡，我又已經跟了姑娘多年，只好遵娘娘的旨，在這裡住了，早晚到林姑娘那邊請安去罷。」迎春道：「你這來的原故，誰還不知道麼？林姑娘他也斷乎不能怪你的罷了。」於是，到了次日，芙蓉城中公具了酒筵，在警幻宮中與惜春、紫鵲接風。

席間說起賈母與賈夫人已經過去了半年了，我們耽延至今，俱未得前去請安。這會子，四姑娘也來了，我們打量也該也去的很了，不可再遲。警幻仙姑道：「你們也商量商量，是那幾位同去呢？」當下，眾人都說要去。警幻仙姑道：「據我看來，要去又何必都去呢？此刻先去幾位，來年再去幾位，輪充著每年都可以去得的。老太太那裡，年年有人過去請安，也不寂寞，這裡也不缺人照管，豈不兩全其美呢？」妙玉道：「我是此刻便可不去，四姑娘初到也可不必，都到來年再去罷。這會子，林姑娘自然是頭一個要去的，你們再商量幾個人同去就是了。」

此刻便不去，橫豎還有來年的，又何必擠在一塊兒呢！」鳳姐道：「二妹妹和四妹妹都到來年去罷，這會子鴛鴦姐姐是要去的，連我和林妹妹才三個人，還商量一兩個人同去才好。」晴雯、紫鵲道：「我們兩個跟了林姑娘去罷。」黛玉道：「紫鵲妹妹才來，且到下去罷。倒是晴雯同了我們去也好。」於是，商量已定，又過了兩天，方才料理起身，前去吩咐仙女們備下兩輛雲車，收拾齊備。

到了這日，大家都送至牌坊跟前，齊說：「到了都城隍府見了老太太、姑太太們都給我們轉稟請安罷。於是，鳳姐、鴛鴦坐了一輛雲車，黛玉、晴雯坐了一輛雲車，帶領八名仙女，簇擁而去。出了芙蓉城中，便取路向京城都城隍王府而來，暫且不題。

再說賈母在都城隍府中，每日無事，或與賈夫人、夏金桂、張金哥等鬥牌，或叫班小戲兒來聽戲，或是說書的女先兒，或是八角鼓兒。有時盼望黛玉、鴛鴦、鳳姐等人，都不見到來。

賈夫人道：「他們也該來了呢，恐怕有什麼事絆住了，也不可不知。」賈母道：「他們那裡有什麼事呢？就像我久已想著要到家裡去看看，也是這麼著，到如今都還沒去呢，我可又有什麼忙處麼。今兒晚上，可一定要去了，叫司棋跟我去走一趟罷。」

「賈夫人道：「老太太只帶一個人去，不少麼？」賈母笑道：

「這比不得到那裡赴席去，一個人就夠的很了。」賈夫人道：

「吩咐外邊備一乘大轎，一乘小轎，二更天老太太到榮府裡去呢。」底下答應了，吩咐出去。

到了二更天，司棋上來服侍賈母起身。賈夫人問：「轎子齊了麼？」司棋道：「已經伺候著了。」賈夫人與司棋扶了賈母，到內殿前來坐了大轎，司棋上了小轎，前面打了一對籠燈照著，轎夫抬出大殿，由中門而出。一路轉彎抹角，不一時早到了榮國府前，吩咐繞至後門，遠遠住轎。司棋下來攙了賈母，吩咐燈籠人役轎夫俱在此伺候，不用上來。潘又安已騎了馬趕了上來，便在外面照應燈轎伺候。

賈母扶了司棋從後門進去，先到了大觀園內，順路走到稻香村來，進了李紈屋裡。賈母便道：「珠兒媳婦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李紈從夢中睜眼一看，見了賈母便道：「是老祖宗麼。」

「便忙跪下請安。賈母笑著，忙拉他在身旁坐下，道：「你竟還認得我麼。」說著，司棋上來給李紈請安。李紈道：「你不是司棋麼，怎麼得和老祖宗在一塊兒的呢，是從那裡來的呢？」

「賈母笑道：「珠兒媳婦，我告訴你。我自從那年死了，就有焦大跟了我去，路上又收了鮑二家的。到了陰間，說是先要在城隍大人那裡過堂，焦大就找了城隍的書辦，和他商量，誰知那書辦叫馮淵，就是為買香菱被薛蟠打死了的。他說城隍府裡教他進去，細細問他，只怕少爺要出來親看呢。誰知那少爺就是珠兒，細問起來，城隍大人就是林姑老爺。姑太太也在那裡，因為無子，就把珠兒當了少爺。那時候，請了我們進了城隍府裡住著。司棋、潘又安夫婦都在林姑老爺那裡伺候。林姑老爺問起黛玉來，我說林丫頭已死了兩年了。姑老爺、姑太太說怎麼都沒見麼，這可那裡去了呢？差人四下尋訪，後來鳳丫頭和鴛鴦找我來了，才知道他們和林丫頭、迎丫頭、香菱、尤二姐、尤三姐都在芙蓉城裡，算是仙境地方呢。後來林姑老爺升了京城都城隍，我們一起出了地府，姑老爺上天陛見，我們便到芙蓉城去了一趟，這會子寶玉和柳二爺都在那裡呢。姑老爺陛見回來，我們便一同到京城都城隍王府裡來了。這會子離家不遠，我故此今兒回來瞧瞧你們的。家裡的一切事情，我都知道。現在你們蘭小子就很好，將來桂小子上來，更外榮耀。老爺現已升官，家業復興，我心裡就很歡喜。這會子環兒媳婦和蘭小子媳婦他們都認不得我，我也不去瞧他們了。」說著，便站起身來，李紈忙拉住道……要知他說些什麼，請看下回便見。